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变形记》深度教学研究

徐俊*

重庆市酉阳第二中学校 重庆

【摘要】本文立足课程思政视域，以《变形记》的教学为例，紧扣小说的“变形”艺术，从“关注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做好学生语文学习活动的设计、引导和组织，注重学习的效果”等维度，深入分析“异化”中潜藏的寓言和预言，进而导向深度学习视域的构建，探究课程思政与深度教学有机结合的生态样本，促进语文教学注重学习过程的真实发生，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以“高挑战的学习任务”“高投入的学习状态”“高认知的学习过程”，引导学习者深入文本，还原情境，破解矛盾，批判分析，关联现实，迁移应用。

【关键词】课程思政；《变形记》深度教学；核心素养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 2023 年度教学改革研究专项一般课题“课程思政视域下的普通高中语文深度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批准号：K23ZG1370164）阶段性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25 年 5 月 26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6 月 25 日

【DOI】10.12208/j.ije.20250242

A deep teaching research on "The Metamorpho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Jun Xu*

Chongqing Youyang No.2 high school, Chongq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taking the teaching of "Metamorphosis" as an example, closely focus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art of the novel, and analyzing the hidden fables and prophecies in "alienation" from dimensions such a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methods, designing, guiding, and organizing students'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activitie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learning". It then lead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deep learning perspective, explores the ecological samples of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and deep teaching, promote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al occurrence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shift from a knowledge-based approach to a quality-oriented approach, and guide learners to delve into the text, restore the situation, resolve contradictions, critically analyze, relate to reality, and transfer through "high challenge learning tasks", "high investment learning states", and "high cognitive learning processes". Application.

【Keywords】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depth teaching of 'Metamorphosis'; Core competencies

1 引言

“应关注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做好学生语文学习活动的设计、引导和组织，注重学习的效果”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提出的明确要求。长期以来，高中语文教学多停留在“如何教会学生应试”的层面，教学已然成为教师灌输和学生应试的跑马场。在这样的教学情境中，学生多处于被动

认知的“浅层学习”状态，思维的机械与僵化与日俱增，语文核心素养的发展也就难从谈起。从建构主义和接受美学的理论来看，高效能的语文教学，须着眼于学生主体，注重学习的真实发生，导向思维的高阶发展，这势必要求关注学生既有的认知、潜在的发展和学习的动机，促进学生完成“深度学习”的转型。

2 “深度学习”视域下的语文教学导向

*通讯作者：徐俊

所谓“深度学习”，是指“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1]。“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学生掌握学科核心知识，理解学习过程，把握学科本质及思想方法，形成积极的内存学习动机、高级社会性情感、积极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成为既具有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又有合作精神的学习者。”^[2]

结合语文教学实践来看，深度学习要求打破惯常的“单向传递”，植根于学科核心素养，从语言的建构与应用、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审美的鉴赏与创造、文化的理解与传承等四个角度，关注学生内在的学习兴趣，创设学习情境，转变学习方式，开展学习过程，实施学习评价，以通过“高挑战的学习任务”“高投入的学习状态”“高认知的学习过程”，引导学习者深入文本，实现既有认知的迁移、高阶思维的发展、情境任务的解决、自主能力的提升，进而构建促进学习真实发生与核心素养持续发展的高效能语文教学。在具体操作中，教师须根据“学科课程标准”“学科教材内容”“学科核心素养进阶发展”“学生实际情况”四个维度，创设深度关联课程内容的教学情境，构建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活动、学习评价相统一的实践性学习过程，以破除语文教学中学生所处的外在状态，让学生在深入的学习活动中体认自我的主体性、发展性与认同感，获得学科核心素养的真实成长。

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以《变形记》教学为例，紧扣“变形”的艺术，深入分析“异化”中潜藏的寓言和预言，旨在从“关注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做好学生语文学习活动的设计、引导和组织，注重学习的效果”等维度，具体导向深度学习视域的分析与构建，探究课程思政与深度教学有机结合的生态样本。

3 以《变形记》的教学例谈“深度学习”的助推过程

3.1 教材分析与教学内容的确定

《变形记》是卡夫卡最负盛名的作品，被安排在统编教材必修下册第六单元，与蒲松龄的《促织》构成同课联读篇目，节选的是原著的第一部分内容，隶属于“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教学篇目。从课标来看，该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阅读古今中外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不同体裁的优秀文学作品，使学生在感受形象、品味语言、体验情感的过程中提升文学欣赏能力，并尝试文学写作，撰写文学评论，借以提高审美鉴赏能力和表达交流能力。

作品中，卡夫卡以超乎寻常的冷静笔调，通过“变

形”的艺术，以人的异化折射社会的异化，达成寓真实于荒诞、揭示人类生存困境的艺术效能^[3]，给读者以深刻的警醒：当可怕变得平庸时，平庸就成为了更加可怕的事实。深入文本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变形记》中存在的可怕事实远不止于卡夫卡的生存时代，它折射出来的同样是我们当前的生存困境。这一发现无疑印证了卡夫卡对文本阅读的两段评价：“一本书，如果读了不能在我们脑门上击一猛掌，让我们惊醒，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书必须是用来凿破人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斧子。”^[4]在笔者看来，卡夫卡所说的“惊醒”“凿破冰封”，折射的是其作品特有的“寓言性”与“预言性”，这恰是引导学生深入文本，开展深度学习，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与观照现实迁移应用能力的关键。于是，笔者紧扣《变形记》中的“变形”艺术，确定教学的最近发展区，整合学习资源，搭建学习支架，促进学习的真实发生。

3.2 初次学习活动的设计、意图、开展与评价

(1) 学习活动的设计

结合教材和补充资料，自主阅读《变形记》全文，完成以下学习任务：1) 结合阅读体验，以旁批的方式完成微型读书笔记；2) 结合学习提示，自主解读文本，梳理小说人物形象、环境描写、情节内容，探究文本主题和艺术特效；3) 针对阅读困惑，形成问题清单。

(2) 学习活动的设计意图

1) 紧扣《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关于“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感受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理解欣赏作品的语言表达，把握作品的内涵，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阅读写作经历，发挥想象，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力求有自己的发现。

2) 紧扣《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关于“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的教学提示：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写作，应以学生自主阅读、讨论、写作、交流为主。应结合作品的学习和写作实践，由学生自主梳理探究，使所学的文学知识结构化。教师应向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持。如做好问题设计，提供阅读策略指导，适时组织经验分享和成果交流活动；在学习过程中展开指导，组织并平等参与问题讨论。

3) 基于学生认知，确定教学起点，创设教学情境，变“教”为“导”，变“授”为“学”，破除碎片化学习和灌输式学习的壁垒，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提升学生思维流量的活跃度，激发“独学”“群学”效能。

（3）学习活动的开展

1) 以学习小组为单位，交换阅读微型读书笔记，完成组内互评任务。

2) 再次梳理文本解读中存在的问题，完善问题清单。

3) 出示文本解读中存在的难点问题：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身为一只甲壳虫后，为什么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震惊，而是非常理性地分析自己的生存状态？卡夫卡为什么要将格里高尔设计为一只甲壳虫，而不是蜘蛛、蜈蚣或其它动物？格里高尔的父亲对待格里高尔为什么如此残暴，这种残暴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现实？砸在格里高尔甲壳中且陪伴格里高尔至死的那只苹果有什么寓意？如何评价格里高尔妹妹的成长以及对格里高尔的行为态度，格里高尔的妹妹格雷特会不会是下一个格里高尔？卡夫卡为什么要用变形的艺术来刻画格里高尔？当下社会的生存困境是否可以从“变形”的角度加以阐释？卡夫卡为什么要用大量的心理描写来刻画格里高尔的形象？协理、房客、侍女和老妈子，对塑造格里高尔的形象有什么作用？卡夫卡为什么要花大量笔墨刻画格里高尔父亲的制服？卡夫卡为什么多次写到格里高尔的甲壳和细腿？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为什么只会爬，不会飞，这样刻画是否有独特的寓意？在冷酷的人性面前，格里高尔为什么没有选择抗争，而是选择平和地死去？

4) 化整为零，合作研究：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认领”难点问题，开展讨论，梳理研讨成果。

5) 理性对话，碰撞思维：师生互动，交流研究成果，展开批判性追问，导向文本认知的深刻。

（4）学习活动的评价

在撰写微型读书笔记的学习活动中，学生有效迁移了在全本书阅读过程中形成的笔记习惯。在这一习惯的加持下，学生一改从前粗略式、流程式的文本阅读弊病，转向对文本的全方位观照、发现、挖掘、涵泳与个性化表达，助推了学习的真实发生，提升了文本分析的能力，导向了文本价值的开发，进而让学习走向深刻，让思维走向高阶，让方法走向自主，让表达走向理性。

在自主梳理文本难点的学习活动中，学生通过互读微型读书笔记，对文本的解读有所深化，转向对既有问题的反思，从而形成真问题，为真研究的发生铺垫基础。通过这一学习活动，学生切身体会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习意义。较之于教师主动抛出问题，这种方式更利于学生的主动学习，也便于教师基于学生既有认知，确定教学起点，创设教

学情境，在教学的真实发生中引导学生解决问题，发展思维，形成能力。

在学习小组“认领”难点问题，开展研究，理性对话的学习活动中，尽管需要解决的问题多达15个，但通过化整为零的方法，通过小组研讨的方式，问题的解决进程比较快。通过理性对话，学生对文本解读的认识能够由“想当然式的感性”转向“有理有据式的理性”，进而从“头脑风暴式的思考”转向“条分缕析式的思考”，从而导向学习的深度与效度。为有效推进理性对话的学习过程，教师的追问能力必须跟上，或者说，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应有意识地渗入追问的意识或培养学生自我追问与互动追问的意识。通过追问，教学线索有所贯串，学习思维能够进一步被启发，进而朝向批判性思维的深刻，激活教学的思维流量，形成良好的教学生态，实现在文本的来回走动中多维提升语文核心素养的旨归。

3.3 再次学习活动的设计、意图、开展与评价

（1）学习活动的设计

1) 拓展阅读：《卡夫卡<变形记>中“异化”的内涵》；卡夫卡《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乡村医生》；《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空间》；《“共同体焚毁”之后：论卡夫卡的当代意义》。

2) 文学短评：结合阅读体验，自主确立角度，拟定文题，就卡夫卡《变形记》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学评论。

（2）学习活动的设计意图

1) 紧扣《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关于“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内化阅读体验，捕捉创作灵感，写出阅读感受与见解，与他人分享，积累、丰富、提升文学鉴赏经验。

2) 紧扣《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中关于“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的教学提示：文学作品的阅读与写作，应以学生自主阅读、讨论、写作、交流为主。应结合作品的学习和写作实践，由学生自主梳理探究，使所学的文学知识结构化。应引导学生拓展阅读，创造更多展示交流学生作品的机会或平台，激发学生文学创作的成就感，引导学生展开自我评价，促进学生不断进步。

3) 着眼于学习发展区，以读促写，以写促思，以思促读，综合发展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聚焦核心作品，导向“群文阅读”，规避以“教师的解读”“教师的拓展”替代“学生的解读”

“学生的拓展”，引导学生形成自主阅读与写作的方法，生成自主分析与创作文本的能力，激发学习创造感与认同感，涵养深度学习的自觉。

4) 结合作品撰写文学短评是统编教材必修上册的教学内容，但因为学生普遍不能耐受新教材编排体系及教学内容，笔者将文学短评这一教学内容下沉到必修下册第六单元，旨在契合学情，于“观察通行”中灵活处理教材，促进教学内容的有效接轨，提升阅读教学的实质效能。

(3) 学习活动的开展

1) 学生自主阅读《卡夫卡<变形记>中“异化”的内涵》、卡夫卡《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乡村医生》、《卡夫卡小说中的荒诞空间》、《“共同体焚毁”之后：论卡夫卡的当代意义》，遇到疑惑处，以小组交流或师生交流的方式予以解决。

2) 学生独立撰写卡夫卡《变形记》文学短评，以小组为单位，组员之间相互批阅，形成评价性意见。

3) 教师检查学生批阅情况，梳理评论角度，出示典型作品，评讲问题，示范亮点，提升认知，夯实文学评论的创作基础，拓展文本分析的视野与能力。

①评论角度的梳理：“卡夫卡笔下的‘社畜’形象分析”；“格里高尔意识流分析”；“格雷特，下一个‘格里高尔’”；“格里高尔异化溯源”；“‘虫形人心’”与“‘人形虫心’”；“格雷特话语权成长记”；“当吸血成为一种理所应当”；“论格里高尔父亲银行杂役身份的寓意”；“从格里高尔看当代变形记”；“格里高尔的套子与别里科夫的套子”；“祥林嫂式的悲剧与格里高尔式的荒诞”；“林冲的‘出圈’与格里高尔的‘入套’”；“从《变形记》看文学中的‘变形’现象”；“论‘异类’的孤独”；“论格里高尔母亲的恐惧”等。

②出示典型作品，评讲“以叙代议”的弊病，示范“深度入围”“联结得力”的亮点。

当金钱成为情感的度量衡

——评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物化

在利益至上与资本为王的时代，格里高尔没有办法不走向物化，金钱也没有办法不成为情感的度量衡。

从格里高尔的物化看过去，人不过是一个生产利益的工具。在它正常运转时，就用心擦拭它，修护它；当它停止运转时，便将它弃置于废墟，更甚者，将其砸烂，拉去废物回收站，将其最后一滴利益给拧出来。

是不幸也是意料之中，格里高尔成了一台出了故障的机器。他停转了，短期内无法产出利益了，但还好，

也许是出于“回馈”或是“亲情”的本能，家人对待这台故障机器还算“体面”，至少保住了基本的“圈养”和“洒扫”，只因在金钱的度量衡上，大家对格里高尔仍存在一丝的幻影。当格里高尔再也不复好转的迹象，丝毫呈现不出价值的幻影，他便成了一种绝对的负担，一种利益世界决不能容忍的废物，因而，他遭到了残酷的厌弃与蹂躏。这确是格里高尔的不幸，也确是格里高尔的必然，毕竟物化的奴隶只有被物化的出路。

父亲手中的礼杖，母亲俱增的恐惧，妹妹由内到外的疏离，无时无刻不冲击着格里高尔的内心——一台几近散架支离的老旧机器，只因金钱的度量衡逐渐偏离格里高尔的生存现实。即使异化至膏肓的格里高尔，依旧想着挑负起重担，以仅有的余力，去印证对家人的爱不曾淡退丝毫。然而，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它丝毫不会眷恋起格里高尔曾经毫不停歇的生产，它计较的，永远是格里高尔能否递给父亲真金白银铸就的钱币，永远是格里高尔的生存现实能否立足于金钱度量衡的一隅。就这样，亲情在利益的度量衡面前，失了重，消了色，默了声，只剩下满嘴滴血的獠牙。在这样的时刻，房里冰冷的四壁，以及那蜷缩于沙发边角的遮羞布，倒成了格里高尔最后的亲切。这是现实，也是荒诞。

“他的头无力地颓然垂下，他的鼻孔里也呼出了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格里高尔已然绝望，在这场利益的博弈中，他彻底败下阵来，被吞噬得尸骨无存，于是死亡成了唯一的救赎，一种在亲人看来再好不过的救赎。从此，格里高尔再也不用为他人的利益而圈养自我，再也不用以疲于奔命的姿态昏睡于虎狼的逼仄中，更用不着再为这场利益的盛宴斟酒添茶。这是悲剧，也是黑色幽默。

在资本逐利的天幕下，连源自人性的情感都要面临金钱的度量，称出个斤两来，那么人性情感的价值又有几何！如契诃夫在《万尼亚舅舅》中所说：“气候一旦恶化，土地就会变得贫瘠，作物也就渐无生机可言了。”

于是，当人走向物化，这世上所能活着的，自然不是人影，而是一群啃噬同类的怪物。

(4) 学习活动的评价

在拓展阅读的学习活动中，学生由单篇阅读走向群文阅读，由单篇解读走向群文解读，进而由点及面地深入《变形记》文本分析，直击卡夫卡的寓言和预言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在专业的文献阅读中习得文本研究的素养，为接下来的“高挑战的学习任务”“高投入的学习状态”“高认知的学习过程”打下坚实基础。

通过这一过程,笔者发现,对于教材的处理,教师可尝试打破固有结构,在教材编排的基础上展开二次建构,以有效呼应学情,提升教学效能,从群文阅读的广度走向群文阅读的深度,再从群文阅读的深度延伸出群文阅读的广度。仍以《变形记》为例,从教材编排来看,

《变形记》第一部分与蒲松龄的《促织》同为“变形”文学的代表作品,存在比较阅读的明显关联,被编排在一起,本无可厚非,但就群文阅读的实际操作尤其是从目前的学情来看,这两篇作品不一定适合开展高效能的联读教学。基于学情、教学实操性以及教学效能的预估,笔者在解读教材编排意图的基础上,重点导向《变形记》全文阅读的深度学习,推动学生深度理解“变形”艺术下的寓言与预言,以此“执牛耳”,促进学生自主比较分析文学中的“变形”艺术。这种比较分析,不仅在于与蒲松龄的《促织》,还在于与统编教材必修下册第六单元其它小说篇目的比较,更在于推及更广更深层次的文学视野,比方说《木偶奇遇记》《梁祝》《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西游记》《巴黎圣母院》《蜗居》《绿化树》《我是谁》等经典作品,以有效达成“以点促面”的深度学习效能。这一教学预判在“文学短评”创作活动中得到了有效印证。

在撰写文学短评的学习活动中,学生能结合已有阅读体验,从理解性阅读走向创造性阅读,再从创造性阅读走向评价性阅读,进而自主确立“最近发展区”,迁移已有学习资源,以创作者的身份,从语言的建构与应用、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审美的鉴赏与创造、文化的理解与传承等角度,深度涵养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这一学习活动既是对传统语文教学活动的转变,也是应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的发展需要。在谈及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的特点时,王本华先生曾指出:“我们以往较为熟悉的阅读和写作分而治之的局面没有了,代之以读写活动的高度融合。”^[5]在笔者看来,创作文学短评便是读写活动高度融合的关键抓手。这一抓手能够促进学生阅读过程的深化,能够唤醒学生将原有认知与现有文本解读相链接,在认知冲突与强烈的求知欲中,变被动阅读为主动探究,导向语文学习的真实发生与核心素养的扎实建构。尽管,学生在撰写文学短评的初期很难写出理想的作品,甚至出现将文学短评写成读后感的现象,但这就是学习的真实发生与学生获得真实成长的必经历程。同时,本次学习活动也是学生互动评价与师生互动评价的重要依据。通过互相批阅文学短评,学生能够较为直观地感受到学习伙伴的认知视野与思维水平,也能够评价能力的历练中提升批判性

思维,从而就近生成学习资源,促进自主发展。通过检查学生批阅文学短评的情况,教师能够更具针对性地看到学生的认知程度、思维发展水平、语言建构能力和审美素养,进而更有效度地完成教学评估,同时作用于之后的教学起点的预设,为学生提供恰当的学习资源,完善学生夯实能力的过程,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体,引领学生在深度学习中实现螺旋式提升^[6]。

4 结语

从文学艺术来看,卡夫卡的《变形记》是寓言也是预言;从教学艺术来看,植根于深度教学理念的《变形记》教学则是更大的寓言与预言。毕飞宇在《小说课》中曾提出:“小说是公器。阅读小说和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相反,好作品的价值在激励想象,在激励认知。仅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杰出的文本是大于作家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是读者的福,更是作者的福。只有少数的读者和更加少数的作者可以享受这样的福。”^[7]同样的道理,语文教学也应该成为一种公器,这势必要求语文教学破除当前普遍存在的弊病,着眼学生主体,突破课文,突破课时,突破课堂,突破预设,由“教师本位”转向“学生本位”,由“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由“灌输式教学”转向“研究型教学”,在“课程思政”的视域中和“深度学习”的建构中助推学习的真实发生,促进学生的真实成长,帮助学生形成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适应未来节奏的发展,还原“以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8]的教育本质。

参考文献

- [1]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158.
- [2] 刘月霞,郭华.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养[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46.
- [3] 田现辉.荒诞中的真实内涵表达:以卡夫卡的《变形记》为例[J].中国戏剧,2023(7):94.
- [4] 叶廷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75.
- [5] 王本华.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核心素养为依归,建设符合新时代需要的高中语文教材[J].课程·教材·教法,2019(10).
- [6]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普通高中教科书教师教学用书·语文·必

修·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 202.

- [7] 韩雪屏.从创作空白处与文本对话——阅读教学中的多重对话之一[J].语文教学通讯,2003(33).

- [8] 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56.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 (OAJRC) 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